

人文中华

蜀西岷山

寻访华夏之根

俄洛·扎嘎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人
中華

蜀西岷山

访华夏之根

俄洛·扎嘎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蜀西岷山: 寻访华夏之根 / 俄洛·扎嘎著. —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2.9
(人文中华)
ISBN 7-220-06005-X

I. 蜀 ... II. 俄 ... III. 中华民族—民族历史—研究
IV. K2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75927 号



策划: 张问渔

主编: 刘长久

SHUXIMINSHAN *Xunfang Huaxia zhi Gen*

蜀西岷山——寻访华夏之根

俄洛·扎嘎 著

摄影: 张问渔 陈 锦 邓廷良 赖 武 金勛琪 路得·那爱德(美)

责任编辑
装帧设计
责任校对

张问渔
臧 流
何秀兰

出版发行
网 址

四川人民出版社(成都盐道街3号)
<http://www.booksss.com>
E-mail: scrmcbsf@mail.sc.cninfo.net

防盗版举报电话

(028)86679239

制 版
印 刷
开 本
印 张
插 页
字 数
版 次
印 次
印 数
书 号
定 价

四川天成电脑制版印务有限公司
天时包装(深圳)有限公司
640mm × 965mm 1/16
10
4
50 千
2002 年 10 月第一版
2002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
1-5000 册
ISBN 7-220-06005-X/K · 841
32.00 元

■ 著作权所有·违者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联系调换

编者的话

人文者，人类社会之各种文化现象也。

中华者，我国五十六个民族之总称也。

人文中华，时间绵延，昔日辉煌，今朝灿烂，明天锦绣；

空间广袤，民族众多，异彩纷呈，独殊东方。

哲学、经济、军事、科技、法律、伦理、教育、

民族、宗教、文艺、考古、文物、民俗……

在历史的长河中嬗变，积淀无比丰富。

尽管良莠杂陈，但世世代代渗透于中华民族的社会生活中，影响着每一个中华民族
民族的子民。

回眸传统人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借古开今；

面对当代人文，转型接轨，交流互动，全面拓展；

展望未来人文，再创辉煌，刷新时代，彪炳环宇。

穿越时空隧道，漫游文化之旅，

整合散落在神州大地上的文明碎片，

抚今追昔，继往开来。

沿着先进文化的方向，我们推出“人文中华”丛书，

俾以让广大读者从通俗有趣的图文中，

加深对中华民族古今各种文化的认识和理解，

从而提高自己的文化素质和激励爱我中华的热情。

希冀专家学者们在学术研究之余，

能为“人文中华”丛书添砖加瓦，

倘若惠赐符合本丛书体例的大作，我们将不胜感谢。

ADAS3/04

蜀
西
岷
山

寻
访
华
夏
之
根

目
录

- 1 中华文明肇自蜀山
- 17 黑虎女神(西王母)
- 33 人文初祖(伏羲·女娲)
- 44 中华第一姓(炎帝)
- 58 中华共祖(黄帝)
- 73 马头蚕祖(嫫祖)
- 伯鲧作城(氏) 82
- 大禹治水(禹与羌) 100
- 农神后稷 118
- 巫生道, 道化巫 130
- 天数在蜀 146
- 龙腾于岷 152



一曲《我的中国心》，令五湖四海的华人华裔血热中肠，心意沸腾。

现代科技虽然让地球显得越来越小，人类的文明与血缘在急速地混融交汇。但血浓于水的亲情，并未从占全球人口五分之一的“龙的传人”心中消减。五千年的文化传承，已把生养他们的那片土地、盘根错节的亲情，统统融进他们的骨髓之中。

散布在五大洲任何一片土地上的华裔，哪怕他们几代人从未到过唐山(华侨、华裔对中国一种习惯的称呼)，哪怕他们已不会讲一句华语。但，无论是巴黎饭店的老板，南非赤贫的矿工；悉尼的白领或芝加哥的雅皮士……只要他们身体中流淌着炎黄子孙的

陕西宝鸡市渭河南岸峪家村建有为纪念炎帝的神农祠。1993年重修炎帝陵时，立碑以志。这是史道明撰文、刘炳森书丹的《重修炎帝陵碑记》。



血，即使在睡梦中也会澎湃着中华的声音。这片东方文明发祥的大地，长江黄河所哺育的广袤富饶、慈祥而凄苦的大地，总令海外的游子们魂牵梦萦。

任何一个民族的历史，都比他们自己的传说久远得多。任何一个民族发展到今天，必然经历过无数次的分合交融，更何况拥有十多亿的中国人。

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几乎遍布整个华夏大地。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曾到处都生息着蒙古利亚人种、马来人种各支系的原始人群。人群为了生存与发展，总是不断地追求更适宜生息的地域、追求更大更有利的空间。在民族形成和发展的漫长过程中，同处于古华夏这一大型地理文化圈内的不同支系或族群间的混血——不论是通过婚姻、战争或其他方式——是不可避免的。

在当今的中华兄弟民族里，曾渗入过不少中亚人群，也有过少许欧洲人——诸如古代犹太或近代斯拉夫血统加盟。

岷山初雪



但作为中华主体的仍是古华夏集团的后裔。古中华兄弟族群间的混血，在传说的人文初祖伏羲和抟土造人的女娲氏之前，已当经历了难以数计的合——分——合的历程。所以，古史中记载说：东夷宗神后羿部的踪迹，曾远至西部的不周之山；而生于西部陈纪(天水)的伏羲氏，又成为东方始祖太昊。伏羲本身即是古华夏主干东夷与西部氐羌团族融合的产物——在他身上集中了东夷鸟图腾与西部氐羌龙蛇图腾的特征，才形成风(凤)姓蛇(龙)躯的独特形象。

民族的形成，自然有着深厚的血缘因素。但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有着稳定的共同心理的同一文化群体，随着历史的进程，多为炎黄子孙的华夏不断融入新的血液，才成为当今人类承袭最悠久文明的最庞大的族群。

如果我们拨开历史厚重的浓雾，抹去附着在《山海经》之类上古巫书中的神话彩饰；如果我们仔细检点《禹贡》、《五帝本纪》之类典籍里模糊或明细的残痕，就不难找出炎黄的踪迹，不难寻觅到华夏与东方文明的根所在。早在3000年前华夏形成之初，周人即把四周的主要民族划分为东夷、西氐(氐羌)、南蛮、北狄四大族群。这四大族群，就是中华民族先民的主体。

但从5000年前的炎黄，直到夏、商、周三代之世，南部的诸苗百越，尚处于“离居”无大君长的状态。北方，



公祭黄帝陵的队伍声势浩大

以贝加尔湖为中心的北狄、匈奴的先民们，还游牧散布在广阔的蒙古草原上；肃慎——满族等部的先民，虽属东夷鸟系中的一支，却踟蹰在白山黑水间，都未能得到长足发展。

在当时华夏大地之上，最先进的乃是率先使用铁器和创造出中华最早文字系统之东夷中的商族。而最庞大强盛的，则是西土诸羌中已进入农耕社会的炎黄龙蛇团族。这两者的结合，奠定了以“龙凤文化”为代表的丰富多彩的中华文化之基，也由此形成了中华民族核心的华夏集团。

华夏形成的过程，实际上就是西部氐羌(戎)不断东进征服东夷，最后又被先进的东夷文明所征服，而孕育出的一个新族群的过程。这也证明了：就本质而论，民族是由拥有共同文化，并在此基础上产生出共同心理因素而形成的稳定的人群共同体。

先期进入中原并飞速发展的氐羌中炎黄夏周诸部，在新的地理环境中与异族文明碰撞，从而形成了新的生产方式与社会结构，由此诞生了一个崭新的民族——华夏。华夏集团为自身的扩张，势必阻止后来的氐羌继续东进。凡是接受了华夏文明之部，不论原来是否同族即被认同。如殷裔子姓的宋国，一度曾为诸夏盟主。凡未接受华夏文明之部，哪怕同族同姓也被指为蛮夷。如与周同姓的骊戎，



传说黄帝之兄炎帝，是羌人的大宗神，也是中华最伟大的火神。同时，他还是最早“由羌入氐”——即粗耕农业的开创者(部族)，故又被尊为农神。



与夏为亲支的巴，出自黄帝之裔的蜀等等，在先秦之世均不被纳入华夏之列。

简言之：华夏即夷化之氐羌。

中国人自称“炎黄子孙”、“华夏”、“华人”、“中华”等等。其中姜姓的炎帝是羌、黄帝部是“低地之羌”的氐；创建中华第一个奴隶制王朝的夏，是黄帝裔且出自羌部；以红色序状花为图腾的周人自称为夏之后，且与黄帝同姓“姬”。是姜嫄(yuán, 音同“原”)生下周族的始祖后稷，周人还是依仗母族羌人之力才入主中原的。

《诗经·商颂》中说“有娥(sōng, 音同“松”，有娥，古国名，在今山西运城一带)方将，帝立子生商”，足见东夷中殷商一支的母族，也出自西部羌戎。

氐羌的影响还跨越了民族甚至种族的疆界向四周扩张。如夏王朝覆灭后，夏人一部分北窜大漠，成为后世匈奴王系；一部分南逃百越，故越王自称为大禹之裔，至今禹陵仍屹立于会稽山下安享越裔子民的香火。被黄帝部逐往南方的炎帝支系蚩(chī, 音义均同“痴”)尤，被苗家奉为先祖宗神，苗瑶团族是炎帝羌裔与当地土著濮越混血的群体。

春秋战国之世，祝融之裔的楚被华夏所接纳。秦并诸戎与战国末之秦并巴、蜀，均大大地增加了华夏中的氐羌成分。

在华夏不断扩张的压力之下，西土的羌戎各部无力东

四川名山县蒙山大禹像



进，纷纷缘横断山民族走廊南下，成为后世藏、彝、白、土家、普米、纳西、阿昌、基诺、景颇、门巴、珞巴、夏尔巴、哈尼、拉祜(hù，音同“户”)、傈僳等族先民。其中珞巴、夏尔巴、羌等部分进入印度、尼泊尔境；而傈僳、哈尼、景颇等支，则部分进入东南亚诸国境内。

秦汉时西迁的牦牛羌部，在西藏山南雅隆地方发煌创建吐蕃王朝。其第三十三代伟大的松赞干布兼并当地土著象雄等国，并一统高原诸羌，形成了中华民族中重要支柱之一的藏族。

一部分羌人甚至向西远引，越过帕米尔山结，进入中亚境内。

古老庞大的氐羌，是华夏的主干和根，并永远成为中华民族的骄傲。

曾经为开发整个古华夏大地西部，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建立过不朽勋业的古羌，至今在岷山间仅余 20 万人。他们大部分早已融入藏汉等兄弟民族之中，承继和弘

地处藏北高原的羌塘，这里曾是古羌人所居之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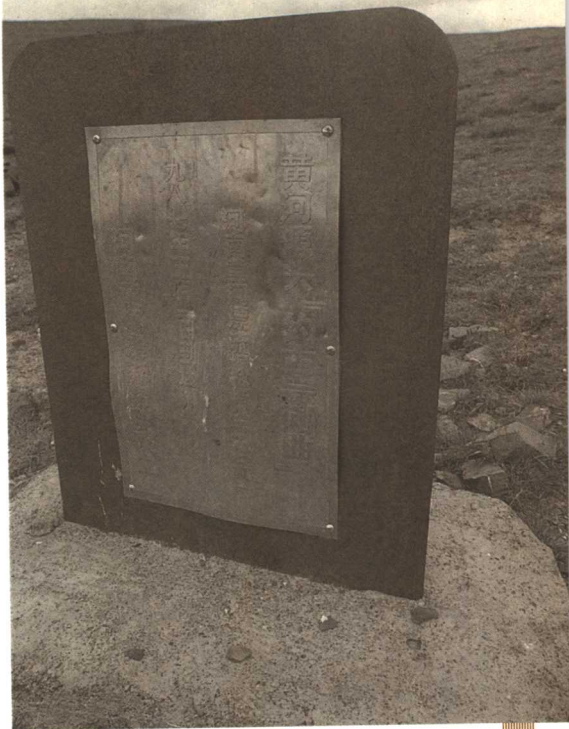


扬古羌血统和文化，在世界民族之林里发挥自己的光和热。犹如青藏高原的皑皑积雪融会成了长江、黄河之后，虽已不再是白雪了，但它们强大的生命力却依然在江河中奔腾澎湃。古羌的生命力，在整个中华民族中闪烁着耀眼的光芒。

我们如果追寻古氏羌发展与东进的踪迹，自然能觅到华夏文明肇始之地，找到华夏之根所在。

古代的羌人，原先在以西海(青海湖)为中心的青藏高原北部辽阔的旷原上以游牧为生，至今，藏北高原还被称为“羌塘”。高原上气候酷寒，植物生长期极短，原始石器难以在冻土带开创以农业为主体的文明。所以，那里的人群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中，一直保持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无常处状态中，不少地区仍延续至今。

羌人大约最先驯化了野羊，故被称为“羌”(羊之子或羊人)。这称谓从3000年前的甲骨文到如今的汉字中，都保留了西土牧羊人那羊首人身的图腾徽记。《山海经》中说，华西从崇吾之山到翼望之山间数千里地域中，“其神皆羊首人身”，正说明诸羌以羊为总图腾。这一原始观念在氏羌文化、华夏文化中影响极为深远。至今在汉语言文字及民俗生活里，仍留有随处可见的痕迹。如自周代开始，人们相问候曰“无恙”，羊在心上，足见其神圣珍贵；在汉字中，“羊”就是吉祥的“祥”；羊口为善；羊大为美；



黄河源头“约古宗烈曲”立石



彝族源出于羌系中牦牛羌黑虎一支，至今仍保留了诸羌崇羊的古俗。此为在葬礼中杀羊祭祖，以神羊开路的仪式。



鱼羊为鲜……到成语中的“三羊开泰”等等，羊都代表着吉祥美好的意思。

其后，羌人驯服了高原之王野牦牛，牦牛羌部在战国秦汉间，成为西起江河之源，东抵成都平原间的最大族系，成为后世诸多西南氐羌系民族的主要先民。

牦牛羌部中早期的“大人”炎帝，也是华夏的宗神。牦牛的印记深深地烙进华夏文化之中：早期的龙有着一对锐利的牛角；祭神的巫师手执牦牛尾而舞；华夏的使臣，执着以牦牛尾装饰的节杖出使四方；军中主帅的大纛（dào，音同“道”意为大旗）上悬着牦牛尾……

地理环境与气候条件，限定了生息其间人群的生产与生活，壮大了的羌系族群为寻求更适宜于生存与发展的地域，便开始大规模的长途迁徙。但青海高原北阻于大漠，西塞于帕米尔山结，南部是皑皑唐古拉雪山和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荒原。惟东部地势较低，且在密林覆盖的褶皱间不乏低湿温暖的谷地。森林河谷中的野兽鱼类，为东迁人群提供了可资生衍的条件；林莽与岩穴为人群提供了有力的保护，高原上肆意虐杀人畜的暴风雪和酷寒，已不再成为致命的威胁；低湿温暖的河谷中，可供食用的植物繁多，为游牧人群打开了通向农耕文明的大门。当青藏高原的羌系集团部落，一经进入东部边缘的“7”字形岷山地区，一种新型的生产与生活方式便萌芽了——定居的粗耕农业文明。半农半牧兼渔猎的社会生产，在较之高寒旷原更宜于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里发展起来。这类羌系群落，开始转变为氐——低地之羌。

古氏羌系极为庞杂，在史籍中或被统称为羌戎、西戎或戎。羌(藏)语中的“戎”，意为低湿温暖的河谷，至今藏语里仍称农耕之部为“绒巴”。在藏、汉语中戎(狻)又是猿猴之意。大约进入河谷山林中的羌人又奉丛林中的猴为图



四川平武县白马巫师正在诵经，墙上挂有献祭的羊。

腾。而且羌、藏、汉中都有传说：粮食种是猴子采摘来的。所以，当今的博峪藏，文县白马人等部，每年五月要过“采花节”来纪念猴子为人取得粮种；并在年节祭祖时表演“猴子生人”的故事。汶川、茂县的现代羌民以及巫师们在大祭时带金丝猴皮帽，以纪念取得粮种的猴祖师。“戎”的汉字字形，则是因此类西部山地间的部族劲勇善战而来，

图为甘肃文县白马人傩舞“人的由来”中众人分猎物的表演，反映了白马人原始分配的遗俗。



故在早期金文中，“戎”是一位手执戈盾的武士形象。

改变了生产生活方式的低地之羌——诸氏(戎)，从羌系牛羊原生图腾中演化出新的图腾来：以狩猎为主要生产方式的部族，选取诸如虎、狼、犬、猴之类为图腾；而以农耕渔业为主的部族，则选择了蛇(龙)及水族，如天螯、鱼、蛙、虫、蛟龙(蛇)等为图腾——我们的先民们，是将



甘肃文县白马人傩舞“人的由来”中一对公母猴扮演者吸引了孩子们好奇的目光

鱼、虫、蛇等皆视为同类，所以古籍里常有“鱼又号为蛇”之类记载。

氐羌系中农耕部族的出现及壮大，便形成了中华上古史中最著名的龙蛇团族——后世华夏集团的基干。

岷山山脉，是青藏高原和华夏大陆第二阶梯的结合部——即是横断山系东北缘一道“7”字形山脉。



《山海经》上说：古巴蜀西部的大山都称作“岷”山（西山皆岷），也即是中华发祥史上的圣山昆仑。这一点先师邓少琴先生在《巴蜀史迹探索》中，已有精辟论述。其他一些史家，亦有类似之说。“岷”即是昆仑的急读。而今大西北的昆仑山之名，乃是随着华夏集团的扩张，地理范围的扩大而西迁的。

岷山是上古西部庞大的羌戎团族，从游牧向粗耕农业转换的过渡地带。羌系在这里完成了“由羌入氐”的转变过程，因而形成了中华基干的龙蛇团族，成为炎黄集团与华夏文明之根所在。

在成都平原西方的尽头，岷山余脉拔地而起，这就是四川盆地西面的盆沿。岷山那数不尽的山峰重峦叠嶂地渐次升起，有如由平原进入高原的天然台阶。

岷山山脉，是因印度次大陆板块撞击而隆起的青藏高原东北角边缘的褶皱，亦是横断山区大系的北缘和东缘所在。其北有东西流向的白龙江与南北流向的岷江。这二江两岸的山脊山麓，是古华夏最重要的丁字形民族走廊的起点，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至关重要。中华总先妣西王母、造人的女娲氏、号称人文初祖之伏羲、黄帝对婚之族蜀山氏、夏系先祖鯀(gǔn，音“滚”，号崇伯)及禹、周先祖后稷……无不与岷山地区有关。中华民族的共祖炎黄部亦是由此而东入主中原，与东夷部碰撞而迸溅出灿烂之中华文明的。“华夏”之“夏”，乃出自岷山的大禹之裔；而“华”则是与黄帝部同姓，自号承夏之后的周族。此二部，均是由岷山地区东进的氐羌系团族中之一支。故华夏是氐羌系中进入中原后接受了先进的东夷文化与血缘的新团族，并成为后世中华的主干。

简言之，华夏即夷化之氐羌。汹涌澎湃的岷江，汇集着千山万壑的雪水，从群山的夹缝中奔泻而下，宛如一条